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許溶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二十三

起乙酉漢景帝元年　止壬子漢武帝元光六年　凡二十八年

表例説

臣之樞謹按唐虞以來人君即位書元未有建號改元之事自漢文帝有後元年景帝因之改中元復改後元至武帝有建元之號改元遂至十一後世年號始此　凡王侯子孫有數世嗣封無事可

紀則畧其嗣封於卒年總敘於初見或再見之年如此卷壯侯許倩等是也或國除而嗣年無考仍追敘其先世始封之年如此卷曲逆侯陳何等是也或予復封仍追敘其削爵之年如此卷安陽侯周左車等是也故侯國歷數十年之久順逆考之如在一篇云

漢

乙酉

孝景皇帝元年

諱啟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

平陸侯禮

楚元王子始封至帝三年為楚王

休侯富

楚元王子始封後更封紅侯至

壯侯許倩

封四十年薨謚敬侯㳄嗣傳煬侯則及節侯同及侯廣宗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附

匈奴

是歲漢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下與單于和親

文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詔曰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或饒廣水泉利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

帝三年再見

沈猶侯穢 楚元王子始封是為夷侯傳侯受至武帝元狩五年再見

宛朐侯埶 楚元王子始封

肥如侯蔡奴 侯寅孫嗣七年薨無子國除至宣帝詔復寅元孫福家

親
開封侯陶
青高祖功臣陶
舍之子
五月復收民田半
租三十而税一
文帝十二年
賜民田租之半
次年盡除田之
租税今復收半
租
減笞法初文帝
除肉刑外有輕
刑之名內實殺
人笞五百者率
多死是歲詔曰
加笞重罪無異

至帝三
年反國
除執
音藝

丙戌

二年

冬十二月有星孛於西南

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

以張歐為廷尉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梁王武 徙封十五年

楚王戊 嗣封二十年

立子六人為王

河間王德

汝南王非

武陽侯蕭嘉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傅讀曰附 舊制二十三而傅今此二十更為異制也

春 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

夏 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

六月丞相申屠嘉薨 時內史鼂

入朝 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		
入朝	趙王遂 紹封二十五年 入朝	
始封至武帝元光五年再見	臨江王閼 始封都江都至帝四年再見	淮陽王餘 始封至明年再見
始封至明年徙封	廣川王彭祖 始封都信都至帝五年徙封	長沙王發 始封至武帝
蕭何孫更封一年是為煬侯傳侯勝至武帝元朔初罪除	陽都侯丁安成 侯復孫嗣十五年坐罪奪	

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

苑方三百餘里廣雎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如枚乘嚴忌羊勝公孫詭鄒

元光六年再見

除至宣帝詔復復曾孫賜家

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嘉謝罷朝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歐血而死錯以此愈貴

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記異也自是熒惑歲星逆行明年長星出而七國反兵滿天下此

陽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

具應也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三尺
熒惑逆行守北辰
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丁亥

三年

冬十月梁王來朝
詳梁王表
春正月乙巳赦
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

梁王武 徙封十六年入朝王每朝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

齊王將閭 進封十一年吳人來約舉兵許之王悔通吳乃修守具上書

吳王濞 封四十二年詔削吳會稽豫章郡於是王決意反遣使約諸

膠東王雄渠 封十一年吳人來約舉兵許之春從吳反攻齊敗死國除 雄

管侯戎奴 嗣封二十三年

高帝曾孫侯罷軍子坐反國除 瓜丘侯偃

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　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　帝初即位錯曰高帝封三庶孼分天下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

留或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時上未置太子嘗與王晏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

告急膠東膠西菑川濟南合兵來圍臨淄將軍欒布救齊大破三國兵王自以嘗通吳懼而自殺帝以齊迫刦有謀非其罪也

侯王之貳於朝廷者同舉兵抗命　春濞與六國皆反桓將軍請直西據洛陽弗聽乃引兵會楚軍攻梁圍睢陽兵敗走死

渠高帝孫也

菑川王賢　封十一年吳人來約舉兵許之春從吳反攻齊敗誅國除　賢高帝孫也

濟南王辟光

嗣封二十三年高帝曾孫侯寧國子坐反國除

營侯廣　嗣封二十三年高帝曾孫侯信都子坐反國除

宛朐侯埶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列侯公卿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　錯又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

王辭謝雖知非至意然心内喜詹事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太后因此

召立其太子壽為齊王至武帝元光三年再見

濟北王志

封十一年吳人來約舉兵許之春郎中令劫守志不得發而止

國除

濟高帝兄子也

楚王戊

嗣封二十一年詔削楚一郡王乃與吳通謀拒命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

封十一年吳人來約舉兵許之春從吳反攻齊敗誅國除　辟光高帝孫也

趙王遂

紹封二十六年詔削趙一郡遂

封三年坐反國除

高陵侯王行

侯周孫嗣二年坐反國除至宣帝詔復周後家

紀信侯陳陽

侯倉孫嗣三年

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

楚王戊淫暴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起兵殺漢吏膠西

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梁王以此益驕

及七國敗志懼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為說梁王言於上得免徙封菑川

河間王德

封二年入朝

廣川王彭祖

封二年入朝

休侯富

封三年正月富以兄子楚王戊

春戊從吳反會兵攻梁圍睢陽兵敗自殺 戊高帝弟孫也國不除立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膠西王卬

乃與吳通謀拒命國相建德諫殺之遣使出塞亡師於單于春從吳反攻梁敗誅國除 遂高帝孫

魏其侯周間

坐反國除至宣帝詔復倉後家

缾侯鄲 孫

封十三年坐反國除

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内史悍皆諫被殺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刼守王不得發兵膠東膠西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駐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

魯王餘 徙封一年三月復置魯國徙淮陽王王魯是為共王至武帝元光六年再見

江都王非 徙封一年

反乃與家屬詣長安請罪上印綬吏封紅侯至帝六年再見

棘樂侯調 以楚元王子封是為敬侯傳恭侯應及侯慶至

封十一年

詔削膠西六縣吳人來約舉兵許之春卬從吳反攻齊敗死卬高帝孫也國別封

魏其侯竇

侯定子嗣封二十九年坐通吳反國除至宣帝時詔復定玄孫家

臺侯戴才 侯野子嗣封二十三年坐反國

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至是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吴楚遣酈寄擊趙欒

三月初置江都國從汝南王王江都是為易王至武帝元朔元年再見

膠西王端　始封三月立子端為膠西王

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奪除

嬰　以將兵屯滎陽扞吴楚功封武帝初為丞相至元光四年坐罪棄市國除

張侯彤昭　故屯侯春以擊

除至宣帝詔復野後家

辟陽侯平審　食其子嗣封二十三年坐反國除至宣帝詔復食其後家

昌侯盧通

布擊齊實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頴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

是為子王至武帝元封三年薨無子國除

中山王勝
始封三月初置中山國立子勝為王是為靖王至武帝元鼎

吳楚功更封傳侯中至武帝元朔六年再見

猗氏侯陳差
侯遬孫嗣封一年薨無後國除至宣帝詔復遬

侯卿子嗣封十二年坐通吳反國除至宣帝詔復卿玄孫光家

下相侯冷慎
侯耳子嗣封二十四年坐反國

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未嘗同堂語至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人有告盎盎恐

四年再見

曾孫胡家

除至宣帝詔復耳玄孫安家

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名盎盎入上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盎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

而為誼不反矣
上曰計安在盎
對曰願屏左右
上屏人獨錯在
盎曰臣所言人
臣不得知乃屏
錯盎曰吳楚相
遺書言賊臣鼂
錯擅適諸侯削
奪之地以故反
欲西共誅錯復
故地而罷今獨
有斬錯發使赦
之復其故地則
兵可無血刃而
俱罷上默然良

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以
謝天下乃拜盎
為太常密装治
行令丞相廷尉
劾奏錯不稱主
上徳信欲疏羣
臣百姓又欲以
城邑與吳無臣
子禮大逆無道
錯當要斬父母
妻子同産無少
長皆棄市制曰
可錯殊不知上
使中尉名錯紿
載行市錯衣朝

衣斬東市乃使盎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以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否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

之口外為諸侯報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欲刼使將盎得間脫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

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将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将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将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

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渉為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　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絶吳楚兵後塞其餉道　梁使

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

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

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

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

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用丘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予之乃夜馳入下邳下邳城守周名令入户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之下邳下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

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壬午晦日食

越人誅濞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

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

越人殺之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三國將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

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欒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有謀欲伐之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王卬亦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寄攻趙七月不下欒布還

并兵引水灌之
王遂自殺帝以
齊迫刼有謀非
其罪也名立其
太子壽濟北王
亦欲自殺齊人
公孫玃為說梁
王曰夫濟北之
地東接強齊南
牽吳越北脇燕
趙此四分五裂
之國權不足以
自守勁不足以
捍寇又非有奇
怪以待難也雖
墜言於吳非其

正計也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恩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以聞濟北王

得不坐徙封菑川

尹起莘曰濞為逆已久特因鼂錯而發耳然使錯而徐為之計又不併削諸國則濞亦無以為興兵之端故書錯死於七國反之下以見禍變之興由錯而發然則書殺而不去官何哉錯

之為謀雖曰失於輕舉要之為宗社大計非為一己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為國謀慮者哉後儒論錯或以為忠或以為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

見殺較然甚明後之論錯者要當以是為的

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立楚元王子禮為楚王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戊子

四年

春復置關用傳出入以七國反備非常也

夏四月己巳立子

膠東王徹 以皇次子封即孝武皇帝至帝

魯王餘 徙封二年入朝

濟北王勃 徙封一年自衡山徙封褒其拒

臨江王閼 封三年薨謚哀無子國除

絳陽侯華祿 侯無害孫

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六月赦天下
冬十月晦日食
按太初以前皆以冬十月為歲首此年先書春夏錯簡也
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廬江王賜為衡山王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為貞信徙王於濟北以襃之

七年入正位東宮

梁王武
徙封十七年以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旂出警入蹕

江都王非
徙封二年入朝

膠西王端
封二年入朝

中山王勝
封二年入朝

吳堅守無二心也至明年薨

衡山王賜
徙封一年自廬江徙封以數通吳楚也廬江國除至武帝元狩元年再見

楊丘侯偃
侯安子嗣封十二年坐出國界耐為司寇國除　見漢書

嗣八年坐出國界罪國除至宣帝詔復無害曾孫告家

甯侯魏指
侯選孫嗣四年坐出國界罪國除至宣帝詔復

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

菑川王志 徙封一年自濟北徙封至武帝元光五年再見

選玄孫 都家

己丑

五年

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居之賜錢二十萬豫作壽陵也豫作壽陵自帝始

遣公主嫁匈奴單

梁王武 徙封十八年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二人說王

淮南王安 封十三年入朝

齊王壽

濟北王勃 徙封二年薨謚貞子成王胡立至武帝天漢三

北平侯張蒼 封十一年薨謚文康侯奉嗣傳

寧陵侯呂始 侯臣孫嗣二年薨無子國除至

匈奴 是歲漢遣公主嫁單于

于
徙廣川王彭祖為
趙王

求為漢
後太后
亦以為
然

趙王彭祖
徙封一
年
自廣川
王徙封
是為敬
肅王廣
川國除
為信都
至武帝
征和元

嗣封二
年
入朝

年再見

燕王嘉
嗣封二
十六年
薨謚康
子定國
立至武
帝元朔
元年再
見

德侯通
嗣封三
十四年

侯類至
武帝建
元五年
再見

須昌侯趙不害
侯衍孫
嗣十二
年
坐罪國
除至宣
帝詔復
衍玄孫
之孫步

宣帝詔
復臣玄
孫得家

年再見

孝諡頃康侯戲嗣傳侯何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昌冡

庚寅

六年

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初上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

長沙王發 封五年入朝

楚王禮 以平陸侯進封

俞侯欒布 故彭越舍人也至是以擊吳楚功封傳侯賁至

建陵侯衛綰 以擊吳楚功封是為敬侯傳侯

江陽侯蘇嘉 以擊吳楚功封是為康侯傳懿

東武侯郭它 侯蒙子嗣封三十一年坐罪棄

位為皇后無寵至是廢　書法廢辭有二書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氏廢有罪之辭也綱目書廢皇后自景帝始終綱目書廢后十七而為臣所廢者三書后廢三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勝文

王三年入朝甍謚文子安王道嗣至武帝元光六年再見

武帝元狩六年坐罪國除

建平侯程嘉　以擊吳楚功封是為哀侯傳節侯撗及侯回至武帝元光四年

信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平曲侯公孫昆邪　以擊吳楚功封至帝中四年有罪國除昆漢

侯盧及侯明及侯雕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嘉漢書作息

紅侯富　更封三年甍謚莊子澄嗣是為

市國除至宣帝詔復蒙玄孫廣漢家

陽信侯劉中意　侯揭子嗣封二十九年坐罪國除

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徹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及帝即位長男榮為太子其母栗姬齊人也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

無後國除哀一作敬

書作渾

悼侯傳敬侯發及哀侯章至武帝元朔五年無後國除

公主見帝怒不許長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之美帝亦自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嗛栗姬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耶遂按誅大行　大行官名掌九儀之

制以賓諸侯者

辛卯

七年

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食

春二月丞相陶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夫

臨江王榮	始封冬復置臨江國廢太子榮為王長公主欲以女嫁榮榮母栗姬不許太子廢栗姬恚	
梁王武	徙封二十年入朝	
中山王勝	封五年入朝	
長沙王發	封六年入朝	
開封侯陶青	侯舍子為丞相免歸國至帝中三年偃再見	
條侯周亞夫		

入王氏為皇后丁已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以太僕劉舍為御史大夫以濟南太守郅都為中尉始都為中郎将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猝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

死至帝中二年王有罪自殺

膠東王徹

封四年春入正位東宮以徹母王夫人納長公主女也至帝後三年即位

封十三年討吳楚有大功為丞相至帝後二年堅再見

壬辰	
中元年	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乃還犇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梁王武	
鄖侯周應	
隆慮侯周	
南安侯宣	

夏四月乙巳大赦天下

地震

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原都地名屬衡山國綱目書雹二十四有五寸者馬有如斗者馬有如馬頭者馬有如釜者馬無有大於此者矣

徙封二十一年入朝	魯王餘 徙封六年入朝	膠西王端 封五年入朝	菑川王志

更封一年

崩成侯周緤少子自文帝五年侯昌罪奪今復封應是為康侯傳侯中居至武帝元鼎三年再見

通 侯竈子嗣封十四年坐罪國除至宣帝詔復竈後家	都昌侯朱辟彊	侯軫曾孫
千秋 侯虎孫坐傷人免國除至宣帝詔復虎曾孫護家	磨侯程竈	侯黑孫坐罪國除至宣帝詔復

癸巳	
中二年	
廣川王越	徙封五年入朝 楚王道嗣封二年入朝
臨江王榮	繩侯周應更封一年 高京侯成孫成自文帝後五年罪奪今更封應傳侯平至武帝元狩四年再見
梁王武	嗣六年薨無子國除至宣帝詔復軫玄孫光家
襄平侯紀	黑玄孫之子弘家平帝賜黑七世孫安關內侯
匈奴	

春二月匈奴入燕

三月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

榮坐侵太宗廟壖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間與之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殺之

夏四月有星孛於西北

始封復置廣川國立皇子越為王是為惠王至武帝建元四年再見

膠東王寄

始封立皇子寄為膠東王是

封三年坐侵太宗廟壖垣為宮自殺謚閔國除　壖人緣反壖垣廟境外壖邊

魯王餘

徙封七年秋擢田叔為魯

徙封二十二年以詭勝計殺奉常爰盎於長安內史韓安國泣請誅二人以解又使人見皇后兄王信使秉間言之田叔燒梁

通

封五十二年薨康侯相夫嗣傳侯夷吾至武帝元封二年再見

宋子侯許九

侯瘛孫嗣二十

是歲春二月入燕

立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秋九月甲戌晦日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為繼帝

為康王至武帝元狩二年再見

城陽王喜　復封十八年入朝

菑川王志　徙封六年入朝

相嘉其按梁獄安太后有功也

遽侯橫 姓失　以父建德為趙相不從王遂反死事子橫得封至帝後二年有罪國除

獄辭太后安王乃得免

繆侯酈堅　更封一年　上年侯寄罪除會更封堅是為靖侯傳康侯遂及侯宗及終根

二年坐市塞外禁物國除至宣帝詔復瘱玄孫之孫迺家

跪席舉身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絶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　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諫以為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

趙王彭祖　徙封五年入朝

河間王德　封八年入朝

新市侯王康　以父慎為趙内史不從王遂反死事子得封傳殤侯始昌至武帝元光四年再見　康漢書作

至武帝後二年再見

安陽侯周左車　更封一年汾陰侯昌孫自文帝後七年再奪除今更封左

議臣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

棄之

車至武帝建元元年再見

商陵侯趙

周

以父夷吾為楚太傅不從王戊反死事子得封至武帝元鼎五年坐為丞相知

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說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

列侯酎金輕下廷尉自殺國除

山陽侯張當居

以父尚為楚相不從王戊反死事子得封至武帝元朔五年坐

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桀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宫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

罷國除

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跡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曰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為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將軍入骨髓

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有庫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廏悉焼梁獄辭空手來見

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

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

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名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帝以田叔為賢拜為魯相

甲午

中三年

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四月地震

旱禁酤酒

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清河王乘

始封　初置清河國封皇子乘為王都濟陽是

趙王彭祖

徙封六年　入朝

代王登

安陵侯子軍

以匈奴降王封至武帝建元六

容成侯攜徐盧

以匈奴降王封傳康侯綽及侯

翕侯邯鄲

以匈奴降王封至武帝元光四年再見

匈奴

王子軍降於漢未幾攜徐盧等六王降於漢

秋九月蝗

有星孛於西北

戊戌晦日食

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匃奴王徐盧等七人

為良王至武帝建元五年再見

嗣封十五年入朝

衡山王賜

徙封七年入朝

燕王定國

嗣五年入朝

年薨無後國除

垣侯賜

以匃奴降王封至帝中六年再見　垣一作桓

遒侯隆彊

以匃奴降王封傳侯則至武帝

光至武帝後二年再見

易侯僕黥

以匃奴降王封至帝後二年再見　僕黥一作僕黖黖音怛

范陽侯代匽

條侯周亞夫

封十六年以丞相諫忤旨免至帝後二年堅再見

開封侯陶

子漢表作于

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

後二年再見

以匈奴降王封傳懐侯德至武帝元光四年再見漢書作范代

侯舍孫嗣封一年是為節侯傳侯睢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甘泉侯

嫖

侯竟孫坐罪國

乙未

中四年

冬十月戊午日食 不書晦朔史失之

夏蝗 綱目書夏蝗誤在冬十月前今從考異改正

河間王德 封十年入朝

長沙王發 封十年入朝

中山王勝 封九年入朝

陽河侯其午 侯石孫坐罪國除至武帝元鼎四年章再見

恂侯溫何

煮棗侯昌 侯赤孫嗣三年坐罪國除至宣帝詔復赤玄孫奉家

壯武侯宋

除至宣帝詔復竟玄孫昌家

平曲侯公孫昆邪 封六年坐罪奪侯國除

淮南王安　封十九年入朝

侯狝孫坐罪國除至宣帝詔復狝玄孫福家

昌　封三十四年坐罪奪侯國除

丙申

中五年

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

六月丁巳大赦天下

大水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詔諸獄疑者

梁王武　徙封二十五年封王子二人為侯

常山王舜

乘氏侯買　梁孝王子始封至明年為王國除

桓邑侯明

隆慮侯蟜　以長公主嫖子封至武帝元鼎元年再見　按本紀乃前五年

塞侯陳始　博陽侯濞子以罪除今更封至元帝後元年再見　塞在桃林西

臨汝侯楊無害　赤泉侯喜孫更封上年罪除今復封至武帝元

匈奴　東胡王它之降於漢

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地震

始封復置常山國立皇子舜為王是為憲王至武帝元鼎三年再見

長沙王發

封十一年入朝

梁孝王子始封至明年為王國除

封非中五年也又按嬌姓陳史表失之

蓋侯王信

以皇后兄封是為靖侯傳侯偃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節氏侯董赤

成侯渫子更封一年赤以前六年罪除今更封是為康侯傳恭侯霸軍及侯朝至武帝元光二年再見

楊平侯杜相夫

長修侯恬孫侯喜以中二年罪除今更封相夫至武帝元封四年再見

膠東壽 封四年入朝

楚王道 嗣封六年入朝

惡谷侯盧它之 以匈奴降王封故燕王綰子也是為簡侯傳安侯種及康侯偏及侯賀至武帝征和二年再見

狩二年再見

垣侯蠱捷 更封一年文帝後三年復封曲城侯上年又奪除今再封是為恭侯傳侯皋柔至武帝元

平侯沛執 侯嘉孫坐罪國除

舞陽侯樊它廣 侯噲孫嗣封六年坐非荒侯子國除至宣

平棘侯薛澤
更封一年廣平侯歐孫澤自中二年罷除今更封是為節侯傳侯穰至武帝元狩元年再

鼎三年再見

發婁侯丁通
宣曲侯義子以罪除今更封至武帝建元六年再見

臾侯趙胡

帝詔復噲後勝客家

慎陽侯欒說
封五十二年薨謚靖侯願之嗣傳侯買之至武帝元狩五年再

見

更封一年侯將夜孫禍以前三年罪除今更封胡至武帝元朔五年再見

見

博陽侯周遫

侯聚子嗣封二十七年坐罪奪爵一級為關内侯國除至宣帝詔復聚曾孫萬

丁酉

年家

中六年

冬十月梁王武來朝王上疏欲留上不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十一月改諸官名改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大匠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令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行為大長秋主爵中尉為都尉

梁王武 徙封二十六年夏入朝薨謚孝太后哭不食分梁地為五國分王其子五人

梁王買

濟川王明 梁王武子自桓邑侯分梁地王至武帝建元三年再見

濟東王彭離

巢侯陳最 更封一年

費侯賀少子侯偃以中二年罪除令更封最至帝後元三年再見

堂陽侯孫德 侯赤子嗣封四十四年坐罪國除至宣帝詔復赤曾孫明家

張侯毛舜

匈奴 是歲夏單于率兵入漢鴈門上郡塞漢吏卒戰死者二千人漢將李廣守上郡以百騎猝遇數

春二月乙卯上行幸
雍郊五時
三月雨雪
夏四月梁王武薨分
梁地王其子五人
梁孝王薨竇太
后聞之哭極哀不
食曰帝果殺吾子
帝哀懼不知所為
乃分梁為五國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
王買為梁王明為
濟川王彭離為濟
東王定為山陽王
不識為濟陰王女
五人皆食湯沐邑

武長子
自乘氏
侯進封
梁王都
睢陽至
武帝建
元四年
再見

梁王武
子分王
梁地至
武帝元
鼎元年
再見

山陽王定
梁王武
子分王
梁地至
武帝建
元五年
再見

濟陰王不

南侯郭延居
更封一
年
阿陵侯
亭孫侯
勝客以
前二年
罪除今
更封延
居傳侯
則至武
帝元鼎
五年坐

侯澤孫
嗣封二
十二年
坐罪國
除至宣
帝詔復
澤玄孫
景家

千騎皆
下馬解
鞍於是
疑為誘
騎不敢
擊會暮
各引還

太后乃説為帝加一餐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

更減笞法定箠令

　上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自

識

梁王武子分王梁地至明年再見

城陽喜

復二十三年薨謚共王子頃王延嗣至武帝元狩

酎金國除

海陽侯搖

省

侯無餘曾孫嗣十年薨無子國除宣帝詔復無餘後未央家哀帝賜其後賢

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六月匈奴寇雁門上郡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騎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

五年再見

爵關內侯

垣侯賜

封四年賜死不得及嗣國除

射我立盡今我畱匈奴必以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令皆下馬觧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匈奴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觧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

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秋七月辛亥晦日食

以甯成為中尉

自郅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不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

戊戌

後元年

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

五月丙戌地震

河間王德　封十三年入朝

趙王彭祖　徙封十年入朝

菑川王志　徙封十一年

濟陰王不識　封二年薨無後國除

塞侯直不疑　以擊吳楚功封傳侯相如及侯堅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杜衍侯王角

塞侯陳始　更封三年又坐罪國除凡再封再奪至宣帝時詔復涿曾孫壽家

柳丘侯戎

上庸地震二十二日壞城垣 通鑑丞相舍免 今載入秋七月姑從綱目

秋七月乙巳日食

景帝即位十有六年日食者八而又有日赤日紫之異西漢日食之數莫如帝世若矣

八月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初綰以中郎将事文

入朝

燕王定國 嗣九年入朝

郚人 侯騎少子侯翕以中五年罪除今復封是為疆侯傳侯定國至武帝元狩四年再見

侯賜曾孫坐罪國除至宣帝詔復賜玄孫元生家

彭侯秦武 侯同孫嗣十二年坐罪國除至宣帝詔復

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馬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

同玄孫壽王家

吳房侯楊去疾

侯武子嗣封二十五年有罪國除

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衛綰大陵人不疑南陽人

下

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

夫因趙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

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工官官名被具也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簿責者書

之於薄一一責問之也蘇氏曰亞夫為將平吳楚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乃無罪殺之哀哉

己亥

後二年

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書法云書地震多矣動者何動而止者也震久而動速也震無數而動動有

齊王壽 嗣封十二年入朝

濟北王胡

平曲侯周堅 更封一年 高帝六年封絳

武原侯衛不害 侯胠孫 嗣十二年薨坐葬過律

沅陵侯吳周 嗣六年薨諡哀無子國除

匈奴 是歲三月單于入漢雁門漢太守馮敬戰死發

數也綱目書地
震百一書地動
一而已矣
三月匈奴入鴈門
太守馮敬與戰
死發車騎材官
屯鴈門
禁內郡食馬粟沒
入之　以歲不
登故也
夏四月詔戒二千
石修職事　詔
曰雕文刻鏤傷
農事者也錦繡
纂組害女工者
也農事傷則饑

嗣封十年
入朝

燕王定國
嗣十年
入朝

侯勃少子文帝後二年更封條侯亞夫上年亞夫獄死令更封勃子堅是為桼侯傳侯建德至武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國除至宣帝詔復脏玄孫堯家

平都侯劉成
侯到子嗣封三十九年坐罪國除至宣帝詔復到玄孫如意家

易侯僕黥
封六年薨無嗣國除

遽侯横
封七年坐罪國除

車騎材官屯鴈門

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

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詔貲算四得官

詔曰今貲算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朕甚愍之貲算四

	庚子
得官七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服虔曰貲萬錢算百二十七也 秋大旱	後三年 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膠東王寄 封八年入朝
	武安侯田蚡 以孝景后同母弟封傳侯梧至武帝元朔三年
	巢侯陳最 貰侯賀孫嗣四年堯無子國除三世四侯一奪再封至宣
	中邑侯朱悼 侯通子嗣封二十二年坐罪國除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甲寅皇太子冠

甲子帝崩於未央宮太子徹即位

再見

周陽侯田勝

以孝景后同母弟封是為懿侯彭祖至武帝元狩二年再見

帝詔復賀曾孫僑家

年十六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二月癸酉葬陽陵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

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

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子之經

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辱焉當

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胡寅曰文景養民厚矣揩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為不然文帝寛厚長者以德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

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致懸絶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倖紲申屠嘉戮

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文帝益相遠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辛丑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 諱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仲舒對其

江都王非 徙封十五年 王為帝兄素驕好勇冬以董仲舒為相以禮匡王王敬重之

安陽侯周奮 汾陰侯昌孫景帝中二年更封至是坐罪奪侯國除昌傳四侯三封三奪至宣帝詔復昌曾孫

軑侯薄戎奴 昭子嗣封三十年甍謚易侯梁嗣

畧曰臣謹按春秋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强而已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還至而立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

明家

東陽侯張彊

侯相如曾孫嗣封十四年薨無子國除至宣帝詔復相如玄孫之子宣家

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没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任德而不任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

成陽侯奚

信

侯意子嗣封二十九年坐鬼薪罪國除至宣帝詔復意曾孫通家

南宫侯張

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姦其間今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學校設庠序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繼亂世必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

生

侯買子孝武初有罪為隸臣萬六千六百户見漢書表史表云買以高后八年坐吕氏誅不傳師古曰傳

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令法出而姦生令行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其畧曰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高明光

僕生當在此

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令長吏多出於

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令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也請令列侯郡守各

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

仲舒復對其畧曰天者羣物之祖聖人法天而立道溥愛而亡私孔子作春秋上揆天道下質人情參之古考之今以見人之所為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

以順命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所以得令名而桀

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

變道亦不變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

哉春秋大一統者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越王勾踐

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亦治春秋而布世用事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

以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春二月赦

行三銖錢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

上雅嚮儒術嬰蚡皆好儒薦代趙綰為御史

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且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

事

壬寅

建元二年

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才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淮南王安　封二十六年入朝帝以王屬為諸父而才高甚尊重之

魯王餘　徙封十五年入朝

清河王乘　封九年入朝

楚王道　嗣封十二年

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東宮亦謂之東朝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

入朝

垣平耶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

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敎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

事有可言屏人
恣言極切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
上以是親之
慶嘗為太僕御
出上問車中幾
馬慶以策數馬
畢舉手曰六馬
慶於諸子中最
為簡易矣 竇
嬰田蚡既免以
侯家居蚡雖不
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幸數言事
多效士吏趨勢
利者皆去嬰而

歸蚡蚡日益橫
春二月丙戌朔日
食
三月以許昌為丞
相
以衛青為大中大
夫陳皇后驕
妬擅寵而無子
寵浸衰上嘗過
姊平陽公主悅
謳者衛子夫子
夫母衛媪平陽
公主家僮也主
因奉送子夫入
宮恩寵日隆皇
后恚幾死者數

矣子夫同母弟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與衛媪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為侯家騎奴館陶公主執囚青欲殺之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癸卯

建元三年

劉友益書法曰綱目記星變有如日者焉有如月者焉有如杯棿者焉莫甚於如日者矣

置茂陵邑茂陵邑屬扶風黃圖云本槐里之茂鄉武帝起陵邑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代王登

高苑侯丙

東甌

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　時大臣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皆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諸王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

嗣封二十四年入朝

長沙王發　封十八年　入朝

中山王勝　封十七年　入朝　上置酒

信

倩曾孫坐出入屬車間罪國除至宣帝詔復倩七世孫鱗家平帝賜倩玄孫之曾孫內爵關內侯

閩越王郢

閩越發兵來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遣莊助發會稽兵來救未至閩越引兵去乃舉國內徙悉處江淮之間

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於平原

大饑人相食綱目書人相食十二而武帝之世居二焉

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

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間初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

王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王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禮加親親之恩

濟川王明

進封七年坐射殺太傅廢

初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嘗勸閩越擊東甌至是閩越發兵圍東甌

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

遷房陵
國除
明文帝
孫

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斬一司馬喻意乃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衆來處江淮間

九月丙子晦日食

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

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

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以夜出自

稱平陽侯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又常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異上狀貌飲翁以酒而縛之上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百工所取

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虛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鶩有深溝大渠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上悦乃拜

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烏獲逄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

甲辰	
建元四年 夏有風赤如血大異也終綱目書大風十三書如血一而已 六月旱 秋九月有星孛於東北	之所宜近也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上善之
江都王非 徙封十八年入朝 常山王舜 封九年入朝	
廣川王越 封十一年薨謚惠子繆王齊嗣至帝征和元年再見按漢書	
穀陵侯馮偃 侯谿曾孫上年侯解薨謚獻今偃嗣封一	
南越 南越武王趙佗卒佗孫文王胡立	

越甍於明年通鑑載無後國除與史表不符

梁王貫

進封七年甍謚恭于平王襄嗣至帝天漢四年再見

年不詳罪除狀至宣帝詔復豁玄孫之子武家

乙巳　建元五年

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始此終綱目書置經博士三律博士仙人博士玄學博士不與焉

丘氏曰五經自秦火後為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至

清河王乘　封十二年薨謚哀無子國除　王景帝子也

山陽王定　封九年薨謚哀無子國除　王文帝孫也

北平侯張類　侯蒼孫坐臨諸侯喪後不敬國除至宣帝詔復蒼玄孫之子蓋宗家後謂後至故不敓

	丙午
是官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向風公相授受為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夏五月大蝗	建元六年 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 景帝令郡國各立廟故遼東有高廟 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
	淮南王安 封三十年 上書諫伐閩越 趙王彭祖
	發婁侯丁通 更封十一年 坐罪國除
	匈奴 是歲漢與單于和親 南越王趙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竇氏崩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多受四方賂遺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

徙封十八年入朝	膠西王端　封二十年入朝
自高帝六年封宣曲侯義傳二侯兩封兩奪至宣帝時詔復義曾孫年家	松兹侯徐偃　夷侯厲　孫

胡

閩越王郢興兵擊邊邑胡上書告天子天子遣兩將軍討閩越閩越降天子使莊助諭意胡頓首謝遣太子嬰

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

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

坐罪國除

安陵侯子軍封十三年薨無嗣國除

樂平侯衛侈侯無擇孫

齊入宿衛

越繇王丑漢兵未踰嶺王郢發兵距險王弟餘善與相宗族謀殺王使使奉其頭致漢漢詔罷兩將軍兵

為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案兵告安國而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既殺郢威行

坐買田宅不法又請賕吏罷國除

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

繇音搖邑名

東越王餘善

餘善已殺郢威行國中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

於國繇王不能制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既去南越大臣皆諫於是王稱病竟不入見

制天子聞之謂不足復興師因立餘善為東粤王與繇王竝處

以韓安國為御史
大夫
以東海太守汲黯
為主爵都尉以
始黯為謁者以
嚴見憚東粵相
攻上使黯往視
之不至還報曰
越人相攻固其
俗然不足以辱
天子使河內失
火燒千餘家上
使往視之還報
曰家人失火比
屋延燒不足憂
也臣過河南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太守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為引

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

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是歲與匈奴和親

丁未

元光元年

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言也

遣衛青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 廣與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

膠東壽 封十五年 入朝

城陽王延 嗣封十年 入朝

燕王定國

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司馬氏曰易曰師出以律

嗣封十八年入朝

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日食

戊申

元光二年

中山王勝

臨汝侯灌

高梁侯酈

匈奴

冬十月帝如雍祠五時

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黄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封二十二年入朝

長沙王發 封二十三年入朝

楚王道 嗣封十八年入朝

賢 潁陰侯嬰孫上年侯彊罪奪令更封弟賢至帝元朔五年再見

清陽侯王不害

齊 封六十三年薨謚恭侯勃嗣傳侯平至帝元狩元年再見

祁侯繒它 侯賀孫坐射擅罷不敬國除至

漢馬邑人聶壹詐降匈奴說單于入塞襲取馬邑單于信之遂率騎十萬入武州塞未至覺漢伏兵處大驚而還遂絕和親攻

安期生之屬久
之少君病死天
子以為化去不
死而海上燕齊
迂怪之士多更
來言神仙事矣
列仙傳云安
期生瑯邪人賣
藥東海邊時人
皆言千歲公始
皇與語三夜畱
書以赤玉舄一
重為報曰後千
歲求我於蓬萊
山下帝求之於
蓬萊輒風波而

代王登

嗣封二
十九年
薨謚恭
子剛王
義嗣至
帝元鼎
三年再
見

侯吸曾
孫薨謚
哀無子
國除至
宣帝詔
復吸六
世孫充
國家哀
帝賜吸
後爵關
內侯不
言世

宣帝詔
復賀玄
孫賜家
射一
作酎

臨汝侯楊

無害

赤泉侯
喜孫
更封十
三年
坐罪國
除至宣

當路塞
然猶貪
漢財物
漢亦關
市不絕

還遂立祠馬

立太一祠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将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時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

帝詔復孟嘗家喜玄孫

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名問公卿恢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

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

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雁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别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

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

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絶以中其意

己酉

元光三年

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 春河水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

中山王勝

封二十三年入朝

長沙王發

睢陽侯張廣

更封一年

文帝元年以魯

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望氣者亦以為然於是久不塞

頓丘古邑今大名府開州瓠子河名今謂之瓠子口鄃古邑今東昌府夏津

封二十四年入朝

楚王道

嗣封十九年入朝

齊王壽

嗣封二十二年薨謚懿子厲王

王降封南宮侯偃孫上年侯生罪奪今更封廣傳侯昌至帝太初三年再見睢陽一作睢陵

縣

次昌嗣至帝元朔二年再見

庚戌

元光四年

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初孝景時竇嬰為大將軍田蚡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頼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

濟東王彭離

封十四年入朝

翕侯趙信

以匈奴相國來降封至帝元朔六年再見

魏其侯竇嬰

封二十四年論罪殺之國除

新市侯王始昌

侯康子為人所殺謚殤無子國除

建平侯程

回

翕侯邯鄲

酒諸有勢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頴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廷辨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令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

侯嘉孫嗣封二年薨無子國除

氾陽侯德

侯代子嗣封三年薨無子國除至平帝賜代玄孫政爵關內侯

封十七年坐行來不請長信不敬國除

長信宮太后所居請謁也

肉之乎上不得
已遂族灌夫使
有司案治嬰得
棄市罪論殺之
尹起莘曰實
嬰所坐不過
上書論救灌
夫而已罪未
至死故書殺
而不去其官
至灌夫乃削
而不書者蓋
夫有横暴頻
川陵脅宰相
之罪自取誅
戮初無足恤

故也
春三月丞相蚡薨
夏四月隕霜殺草
書隕霜始此
終綱目書隕霜
四
五月以薛澤為丞
相
地震赦天下
秋九月以中尉張
歐為御史大夫
韓安國為中尉

辛亥

元光五年

冬十月河間王德
來朝獻雅樂對

淮南王安	封二十五年
菑川王志	徙封二十四年
兹侯明	以河間獻王子
曲逆侯陳	何
夜郎	夜郎南夷國名

詔策春正月還而薨 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

王好書招士多浮辨王漸以驕

城陽王延

嗣封十四年入朝

河間王德

封二十六年入朝獻雅樂對

薨謚懿子靖王建嗣至元封元年再見

封至帝元朔三年再見

平曾孫坐詈人妻棄市國除宣帝詔復平後家平帝賜平後鳳爵關內侯

汲侯公上

廣德

侯不害曾孫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

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存肄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正月王薨謚曰獻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初王恢之

詔策三十條還薨謚獻子共王不害嗣至帝元朔三年再見

坐妻大逆棄市國除宣帝詔復不害玄孫常家

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至是天子遣唐蒙來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及夜郎旁小邑皆貪朝廷繒帛以為

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

道險朝廷終不能有廼且聽約蒙還報詔以為犍為郡

邛都

西夷國名夜郎之西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

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竒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為中郎將置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

十數邛都最大俗椎結耕田有邑聚是歲邛都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亦願為内臣請置吏如南夷正義曰邛本秦

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邛筰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

蜀郡地今邛州是

筰都 筰都西夷國名邛都之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自嶲以東北

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上大悅牂牁郡夜郎今屬四川道播州宣慰司筰關在雅州

發卒治雁門險阻令道平易以便伐匈奴耳書法云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

君長以十數筰都最大是歲筰都君長聞南夷得朝廷賞賜多亦願為內臣請置吏如南夷正義曰筰本西蜀徼外白猫羌

隙矣自反不縮出此下策故書讖之

秋七月大風拔木

皇后陳氏廢女巫楚服等教后祠祭厭勝媚道事覺上使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冊收皇后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竇太主慙懼稽顙謝上慰

今歙州是

冉駹

冉駹西夷二族自作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是歲天子遣司馬相如來

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冠尊而不名稱為主人翁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鷄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

通道置吏厚賞賜冉駹君長皆請為內臣屬蜀索隱曰冉駹蜀西徼外羌也今茂州威州是

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

得入馬淫亂之漸其變為蓺是以豎刁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上曰善詔吏置酒北宫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黄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竇太主帝姑陳皇后母也

詔大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

律令
湯禹務
在深文拘守職
之吏作見知法
吏傳相監司用
法益刻自此始
八月螟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歲徵吏民
有明當世之務
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令與
計偕菑川人公
孫弘對策曰臣
聞堯舜之時不
貴爵賞而民勸
善不重刑罰而

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言有次第）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

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比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令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

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

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時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不通士罷餓暑濕死者甚衆夷又數反覆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

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大悅之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悅所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遇之

壬子

元光六年

冬初筭商車　發明云商車前未有筭也國利蓋始於此書初筭商車則帝之掊斂作偏見矣

春穿渭渠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至是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

趙王彭祖　徙封二十四年入朝

魯王餘　徙封二十六年薨謚共子安王光嗣至帝征和二年再見

是年封王子侯六人

安城侯蒼　長沙定王子始封是為思侯傳節侯自當及侯壽光至宣帝五鳳二年再見　定王發景帝子

容陵侯福　長沙定王子始封至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容陵史記作句陵

杏山侯成

持裝侯樂　以匈奴都尉來降封至帝元鼎元年再見　持裝漢書作特轅

匈奴　入侵上谷得漢將李廣廣尋道亡

匈奴人以為便
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卻之
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擊匈奴李廣軍敗為胡所得絡盛置兩馬間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馬南馳遂

宜春侯成
長沙定王子始封至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楚安王子始封至帝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
安王道元王交曾孫

得歸下吏當死
贖為庶人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二十三